

铁马冰河

不能忘却的往事
刘万海 著



铁马冰河

不能忘却的往事

刘万海 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V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马冰河:不能忘却的往事 / 刘万海著. —北京: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5043-5636-9

I. 铁… II. 刘… III. 刘万海—回忆录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77097号

铁马冰河——不能忘却的往事

刘万海 著

责任编辑 刘 君
封面设计 亚里斯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 crtp. com. cn
电子信箱 crtp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印刷一厂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9.125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5636-9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谨以本书献给

我的在世的和离世的战友

以及

我的家人、后人、各地的乡亲……



1955年在公安军辽宁军区公安二团三营任教导员

序

抗日战争期间，我和刘万海同志是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很高兴万海能写出这本回忆录。

我1930年参加红军，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雪山、草地、大仗、恶仗挺过来以后，1937年日军大举侵略我国，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共产党从民族存亡大局出发，与国民党联手抗日。我与所在的八路军部队东渡黄河，辗转来到了平北。

当时敌我双方都是拼出命来的，一个要快速灭我中华，一个要坚决抵抗侵略。仗，接连不断地打，我们要在敌人残酷统治的平北地区坚持下来，还要秘密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武装打击日寇、伪蒙军、伪满洲军。用万海的话说，就是要“与虎争皮”。

我们坚持战斗在平北、察北、华北、东北，直到全国解放。

我已经90岁了，身体不大好，让大家不忘记过去，是我们许多人的心愿。万海年轻一些。他如实记录了他所经历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我们是那个年代的历史见证人，与后人相比，亲身经历的人对历史细节的叙述，在某些方面总会有些不同。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共同回顾过去，真的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也借此机会，再次表达我对那些为国家和民族牺牲了的战友的怀念。

姜云清

2005年2月27日于天津

写在前面的话

写回忆录，我一直以为那只是国家政要、元帅将军或者史学家的事情，一般的人或者部队的中下级指战员就没这个必要。为国参战和建设是许多人该尽的本分。

然而，1986年，63岁离休在家的我，不断有人找上门。先是新疆军区派人登门，向我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三师在抗日战争中创立并转战平北、察北，驰骋绥远、热河，后来冲出华北的情况。据来访者介绍，新疆军区正在撰写军史，遇到的最大困难是部队变化频繁，人员流动太大，很难寻找到该部队早期的详细知情者。正在他们为难之际，正巧当时的军事学院（即现在的国防大学前身）的政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段苏权同志莅临新疆军区，知道了这个难题后向他们提议：“去找刘万海。刘万海同志是创建这支骑兵部队的老人，他见证了这支骑兵在平北抗日战争中诞生、发展、壮大，直到后来骑兵第三师成立的全过程。”根据段苏权提供的信息，他们前来与我联系，我当然也积极地为“老家”的来人撰写了那段时期的回忆材料，并为新疆军区举办军史展提供了一条我在察北骑兵司令部时用过的马褡子。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原来认为“很平常”的事情，在今天来看，有它非常不平常的意义。

后来，位于北京延庆县的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准备出版《巍巍海坨》专集，搜集当年平北抗战时期的资料；1987年，沈阳军区来函，索要抗美援朝时期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处管理联合国军战俘的材料，以及2004年新华社《参考消息》将此材料全文刊登，紧接着全国各大报转发，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面对面》栏目专访。

这些事情，让我萌发而且逐渐强化了写回忆录的念头。确实，我们这些很平常的人其实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而那一段历史不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亲历者逐渐逝去而在后人的心中淡忘。

应该说完成这本回忆录已经做了多年的准备。全国解放以后，工作之余或者年节之时，我们在同地工作的战友经常相聚，大家总免不了要谈起过去的事情；我也曾多次到北京、天津、张家口、太仆寺旗等地去看望战友。在徐州和新疆石河子驻军的战友也专程找我来畅叙往事。北京、天津、山西、山东、内蒙、新疆、吉林甚至广州的好多战友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都建议过我，“写一写咱们平北八路军”，“写一写塞外铁骑兵”。后来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也得到了老首长和老战友的鼓励支持，段苏权政委和北京军区285库的王贵同志、北京空军的张炳直同志还提供了他们写的材料。几十年前的往事常在我的脑海里萦绕，常被战友和首长唤起。

我把这本回忆录的重点放在了抗日战争部分，而对所经历的解放战争部分只做了据实的轮廓叙述。因为到现在能够提供六十多年前抗日战争情况的人已经不多，而且我年事已高，时间和精力都有限。解放战争时期的情况，了解的人还比较多一些，还会有人去做进一步的详尽叙述。

战争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为的是能让读者比较方便地理解和记住战争形势的发展，记住在抗战初期，那一支八路军部队指战员，怎样在日伪统治森严的平北山林和塞外草原，在严酷的条件下，浴血奋战，创建了骑兵，这支骑兵部队又怎样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成为驰骋疆场的旋风。那是一段八路军下层指战员的真实的战斗历程。我也希望通过这种回忆的方式，再一次悼念我的那些曾经同生死、共患难、为国家为民族献出宝贵青春、热血乃至生命的战友们。同时，也对当初那许多宁肯自己省吃俭用、节衣缩食，也甘愿奉献和培育人民武装力

量，情愿自己担风冒险，也要照顾好自己子弟兵的龙崇赤地区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对八路军的无私关爱我一生难忘。在此，我请平北人民、察北人民、龙崇赤的父老兄弟姐妹接受一个老兵最真诚的敬礼！

刘丕海

二〇〇五年六月 北京

目录 Contents

序 1

写在前面的话 2

第一部 逼向战场 1

中国旧时传统的农耕人家大都闭关保守，他们的后代，孩童时期由祖辈那里传承的，是固守田园疆土，与乡邻和睦相处。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一大群农民的儿子，却被民族蹂躏和生活所迫，投身军旅，奔赴战场，当然很多人也是走向伤残或死亡。那时候，这是他们的生路，唯一的有尊严的求生之路。

第二部 初识战局 41

不怕苦累，不怕危险，不论环境多么艰难都紧跟着部队，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里，这就是立场坚定。能吃苦耐劳，再加上年轻、机灵、好学和待人友善，我被秘密地吸纳为共产党员，被选拔为萧克司令员的小警卫。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在首长身边，一个穷孩子也粗略地懂得了，这场破坏我们家园的战争的世界性和当时平西八路军面临的处境。

第三部 开辟平北 53

平北地区，位于伪满洲国西部与伪蒙疆地区的连接地带。经济贫困，人烟稀少、秋冬冰雪覆盖，春来漫天黄沙，白天晚上，我们又打又走又饿，刚一停脚，还没停稳，敌人就追上来了，围上来了，到处是敌人。

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就要不停地对付日军、伪满洲国军和伪蒙疆的蒙古军以及其他伪军、汉奸的突然袭击。

在敌后，“坚持抗战”中的“坚持”，本身就是严峻的考验。

第四部 创建骑兵 83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歌儿、这词儿，谁作的？我不知道，但这辈子对它从心底里怀有深厚的感情。

1941年，我们越出山地进到坝上，缴获敌人的马匹，创建了自己的骑兵部队。

练骑术、练战术，战严寒、战日寇！深入敌后，再向北扩！高寒广袤的草原上，日益成熟起来的八路军骑兵，发挥着比步兵更机动、更灵活、更具有突击性的作战优势。

第五部 冲出重围 111

1942年，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饥饿、寒冷、不停地转战，吞噬了许多战友的健康和生命。昏迷中的我，被战友用牛车拉到老乡家。

日寇发起了对平北抗日根据地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我带着病弱的身体，去参加反扫荡的频繁转移和残酷征战。骑兵二连，在炮火中冲出了敌人重兵合围！损失过半。

战斗激烈、部队减员严重，每个人都在经受考验。

第六部 游击队 武工队 137

八路军、根据地、游击队、武工队、军队与政权与人民，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究竟是什么关系？怎么组织怎么工作？没有经历过的人也许不很清楚。那段时

间我亲身感受到党在抗日战争中演义到极致的军队与政权、军队与人民、正规部队与地方武装的那种互为倚仗、互助互长、协同作战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真正的鼓槌与鼓，不可分割，相辅相成。

第七部

痛快的反攻

153

熬过最黑暗的时期，抗日战争露出了胜利的曙光。1945年，坝上骑兵已经发展壮大成驰骋察北的旋风。被战争锻炼得战术娴熟的赤源骑兵支队，运用多种作战方式连克敌伪据点——智取小河子、马营追击战、强攻布阵攻心智取驿马图、四打孤嘴窑子……抗战胜利在向中国人民招手了！

在夺取对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阶段，我察北骑兵奉命迎接苏联红军，与兄弟部队共同进行抗日战争大反攻！收复失地，平北、察北八路军势如破竹！

第八部

“和平”磨擦

189

抗战胜利了，但和平并没有立刻实现。国共两党在和平谈判期间，战争磨擦不断。

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晋察冀军区命令察北骑兵配合杨、苏纵队阻止傅作义部队东进。察北骑兵的热血，洒在了绥包的土地上。

多伦是一个集结西线兵力东进夺取东北的战略要地。争夺当然也再所难免。

第九部

再驰疆场

201

1946年，国内战争爆发。刚刚重见天日的察哈尔人

民重遭涂炭、再陷深渊。

为了争取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我们的骑兵部队攻打康保、凤山打援、平津战役十八家阻击、再次西进横扫残敌，英勇驰骋在解放战争中。

第十部 开国大典骑三师 223

终于胜利了！新中国诞生了！开国大典阅兵式，我们上千匹战马进入了天安门广场。一声口令，几千只马蹄同一时间踏响硬邦邦的水泥地，“哒、哒、哒”震得我激动无比。新中国！为你流血牺牲的人，不论是活着的、死去的，也不论今生还是来世，我们都祝你日益昌盛、繁荣富强！

第十一部 喜与悲 231

“在离家的第十二个年头，我可以回家了！眼前饱受摧残的父母，这些年家人的生生死死，还有乡亲们叙说的那桩桩件件往事，一次次撞击着我的心。

国内的战事过去了，新的斗争让我始料不及。

第十二部 战俘人权 247

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新中国，在武装到牙齿的强敌面前，用自己的无畏和智慧，证明了在国际重大问题上中华民族的果断决绝与和平信念。

在碧潼俘管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物资极度贫乏的情况下，在战争中的人道战场上，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作为志愿军战俘营的中队长，我执行了志愿军的俘虏政策，见证了在那场战争中的不同人权。

历史，似乎有相同的地方可以引以为鉴。

作为一个善良的中国农民的儿子，作为一个经历过战争的老人，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我总是这么想：对于一个人，父母是山；对于人民的军队，老百姓是山；对于当政者，为国捐躯者是山！而我们，却对父母、对老百姓、对那些为了国家做出牺牲的人，有许多欠账。这也应该当作历史被记载。

还有，过去的战争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能拿什么去应对乃至制止战争呢？

第一部

逼向战场

中国旧时传统的农耕人家大都闭关保守，他们的后代，孩童时期由祖辈那里传承的，是固守田园疆土，与乡邻和睦相处。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一大群农民的儿子，却被民族蹂躏和生活所迫，投身军旅，奔赴战场，当然很多人也是走向伤残或死亡。那时候，这是他们的生路，唯一的有尊严的求生之路。

1938年秋。冀东山区。一支队伍走在山野里。非常疲惫。每次回想起当年离家开始行军的时候，这个印象就会浮现出来。

这天又走了一夜，直到天色渐渐泛出灰白。脚上穿的那双又肥又大的鞋子已经完全被后半夜或者是清晨的露水打湿了，走了一夜的双脚越发的沉重。脚下单调的“沙、沙”声，好像更增加了疲劳。田义脚打起血泡，昨天早上打泡的地方又被鞋硌烂，整只脚已经肿得老厚，他的班长让他跟着炊事班，在队伍的最后慢些走，不知道现在跟上了没有？

现在走的这段路还比较“太平”，我一边费力地迈着步子，还能一边不着边际地想着心事。田义是跟我一块儿出来参军同乡，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行军路上没在一个班。走一段路，我就得向上掂一下背包，整一整歪斜了的小马枪，习惯地抬眼向前方张望一下。突然，远处出现一个黑点，慢慢地，黑点多起来。一团大小不一疏密不等的黑点趴在地平线上，周围死一样寂静。“村子！前边好像是村子！”我心里叫了一声。天太早，像是还没有人醒来。如果真是一个村子，只要情况允许，部队就会停下来休息，这是前几天的经验。出发以来，部队一直夜行晓宿。想到这儿，我咬咬牙紧走几步跟上队伍，脖子上吊着手榴弹又烦人地晃动起来，只好用手按着它们，脚下不敢怠慢。

在我的军旅生涯中，行军是常态。在抗战的那些年月里，游击战当然要经常走路。不过最初的行军场景还是深深地留在记忆中，可能是因为刚离开家，也可能是十几岁的孩子记性好。

现在的人们肯定想象不出当时八路军的装备有多么简陋。大家穿的灰色军装，没有大小号之分，都一个尺寸。我人小个子矮，大概只有一米四、五的样子，军装穿在身上如同穿了唱戏的袍子：上衣的下摆垂到膝盖，衣领大得第一道扣子不是在脖子下边而是垂在胸脯上，袖子长出手掌半尺多，像古装戏的水袖，裤腿长出的一大截就别提了，裤腰肥得能装两个人，戴上帽子就捂住了大半个脑袋——把眼睛和耳朵都盖住了。部队出发前，班长和其他战友一起动手，帮着把船一样的鞋后帮缝起一个鬃，再在前头塞上东西；把裤腿子截短；帽子左右缝褶，又在后脑勺捏起一个槌儿。行军路上随身要带两颗阎锡山兵工厂制造的大手榴弹，当时的装备还没有手榴弹袋，就只好用一根绳子的两头各拴着一只弹柄，挂在脖子上。手榴弹的弹体长十多公分，弹柄长约三十公分，每个大约有四五斤重。这样的两个家伙吊在胸前，随着走路左右晃荡，步子越快它们逛荡得越欢，要是跑起步来，两个重锤就疯了似的摆个不停，坠得脖子生疼！除了枪支、弹药以外，还有那个捆着棉被、棉衣、棉裤原料的大背包。这些东西加起来足有三四十斤重。因为当时八路军没有被服厂，部队出发前，为了应付寒冬，就把临时搞到但还来不及做的被服原料分散到连里让每个人背着，急急忙忙出发了，带着它们行军打仗很不利落，但是为了保全生力，又哪一样都不能少。

这回又猜中了。没过多大工夫儿，“原地休息待命！”，低促的口令从队伍前边一个接一个地向后传去。

班长龚占奎原地站定，左右看了看，捡了块干地儿拉着我坐下来。“肯定派人到前面探听情况了，先抓紧时间歇会儿，进了村还要忙活呢！”他一边说着一边先帮我卸下手榴弹和背包，然后把自己的三八枪、大背包和身上的其他东西放在地上，靠着背包直挺挺地伸开了两条腿：“嘻，小后生，学